

# 遵义会议的光芒

■张南生



由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。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战略转移，开始长征。长征初期，推行“左”倾错误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，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，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。截至渡过湘江，中央红军从8.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要求更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。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集中全力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，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，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，挽救了党，挽救了红军，挽救了中国革命。本文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意气风发、勇敢战斗的精神风貌。



《遵义会议》(油画) 沈尧伊作 国家博物馆馆藏作品

是翻来覆去地在想这些问题呢！天天行军，天天动员，磨破嘴皮一句话：坚决跟着党走，一定有前途。现在方向和任务明确了，心中有数了，工作也有了本钱，大家都信心百倍，情绪非常高涨。

至于整编，真是一项英明的决定。中央纵队也确实太不战斗化了，每逢行军，从头到尾有数十里长。特别是我团一营负责警卫的中央纵队二梯队，大批民夫搬运着从根据地带来的笨重的造枪枪、印书报的机器和各种物资，有些机器的底盘就要十来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。每遇跋山涉水，通过险崖隘路，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，而周围却经常是枪炮声和敌机轰炸声，急得战士们直跺脚，恨不得立即到战斗部队去和敌人干一场。回想粉碎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次“围剿”时，我军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，运动自如，灵活机动，取得的胜利是多么巨大！可是现在，却携带这样笨重的辎重，连续行军，连续突破敌人的封锁线，使担任掩护的主力部队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前后比较起来，中央这一决定是多么的正确啊！我们坚决拥护中央这一英明正确的决定。

第二天，全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，邓发同志亲自作了动员。会后不久，全团除留下一个连由吴烈同志带领与中央的内卫队合编外，其余都依照中央指示分别编入第一、二、三军团。而我也在几天后调回第五军团三十七团工作。在我告别了中央纵队各位首长去赶部队的路上，看着道路两旁梯田里盛开的油菜花和披上了绿装的山坡，心情感到无限的舒畅。

正如古诗所说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，遵义会议就像春天一样给部队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巨大的鼓舞，也给五军团带来了新气象。整编中，五军团撤销了师一级编制，紧缩机关，干部下放，战斗部队大大加强了。党委工作健全起来了，政治工作也更加活跃了。团政治处还有一支小小的宣传队，行军中组织鼓动棚，敲锣打鼓唱歌，鼓动大家奋勇前进；驻下来又写标语

作宣传。整个部队面貌焕然一新。我到三十七团不久，我们团便担任后卫。一天，走到官渡河东二十余里时，军团的宣传部长张际春同志带着一部电台来到了我们团。

当时，正当我军西出威信，察觉四川敌人在长江南岸布防，形势对我不利。毛主席指挥全军以机动果敢的行动，迅速回师桐梓摆脱敌人。张际春同志来到后，传达了军委要我们停止前进准备战斗的命令。两天来我们并未发现敌踪，忽然听到这个命令，不免有些奇怪。从他还带来了一部电台这点上，大家已料到可能又要单独执行任务。果然，他把我们几个团的负责干部叫到一起，满怀信心地说：“三十七团打防御是有名的，很顽强。这次是配合主力重占桐梓、娄山关，回师遵义。敌人不来则罢，若来一定不善。任务很艰巨，军委指示我们以运动防御的手段，把敌人顶住三天或更多的时间。从现在起我们直接受军委指挥……”

在我军发展的历史中，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地指导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，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思想。在我军初创时期，毛主席就从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敌大我小、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的游击战的原则，即“分兵以发动群众，集中以应付敌人。”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”“固定区域的割据，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。强敌跟踪，用盘旋式打圈子政策。”这些原则，在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次“围剿”中又得到了发展。那时我军没有固定的作战线，哪里条件好就在哪里打，尽管敌强我弱，敌大我小，但我们都取得了胜利。虽然第五次反“围剿”，由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者的排挤了毛主席的领导，而招致了失败，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却早已深入人心。几天来我军在机动中摆脱了敌人；现在又听到主力准备在娄山关和遵义打个大仗。从这一战术的改变，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又来领导我们了。我们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深知白军弱点的，守都起义参军的李屏仁团长悄悄对我说：“行啊！咱们这回又要打个漂亮仗了！”

经过研究，我们决定折回官渡河村。那里地形好，两侧是高山峻岭，前有一道小河，且又是迫敌必经之路，在那里抗击一天，再一步步按军委指示的方向，把敌人吸引向良村、温水去。

我们边走边动员。战士们一听有仗打，又是用大家熟悉的打法，情绪高得很。有的指着路旁的山头说：“这里山大坡陡，哪个地方都能顶住敌人一天！”有的说：“我们不怕打防御，就怕敌人不敢来。上级叫我们守多少天，就守多少天。”

到官渡河后，我们立刻挖野战工事。直到第二天清早，四川军阀刘湘的主力——装备优良的教导师才匆匆赶来。一打响，敌人就以四路向我展开猛攻。坚守在前沿的指战员都沉着应战，每次敌人进攻都要丢下数十具尸体。第一天敌人就伤亡百余人，前进了不到几里路。我团除消耗了一些弹药外，人员伤亡很少。傍晚，敌人分两路向两侧高山上爬，企图迂回到我团侧后。而我们却在夜色掩护下安全后撤十余里，边挖野战工事边搞饭吃。挖好了工事吃饱了饭，在阵地上放好哨，全团便稳稳当当地睡起觉来，准备迎接明天的战斗。

第三天，我们又守了一天，牺牲一个排长，杀伤敌人近百人。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的兵力是三个旅九个团，他们原在泸州、宜宾间筑有碉堡工事，企图联合其他军阀部队全歼我军于长江南岸，万没料到我军折回东进。一个俘虏还不服气地说：“你们要在那里过江，早叫我们吃掉了。”我们说：“你当了俘虏也没变得聪明些，中国这样大，路这么多，我们哪里走不得，为什么一定要往你们乌龟壳上碰！”

再向后撤，来到三岔路口，往东南是主力通过的直趋桐梓的小道；往东北是经温水去松坎的大道。依照军委的指示，我们需要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，把敌人吸引到温水方向。这天晚上我们把俘虏教育后释放了，请他们当个义务通信员，诱使敌人上钩！

果然，第五天天亮，敌人又赶上了我们。白天经过一天鏖战，夜间我们又派出一支小队偷袭良村。

良村是一个两三里长的大镇，敌人驻得满满的。我们派出的这支小队半夜偷袭到村子中间，向两边敌人投了几颗手榴弹。当睡梦中的敌人被惊醒互相对射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已乘机迅速撤出村子。敌人把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全使上了，越打越紧，整整打了一夜，直到天亮，才知道是自家入打了自家。这支小队翌日赶上了队伍，向人们有声有色地谈起敌人混战的情形，引得周围的战士都拍掌大笑。

第六天，被我们夜袭所激怒了的敌人在温水拼命向我军阵地猛冲，而我们打得更顽强。直到这时候敌人才搞清楚，六天来与他们周旋的仅我们一个团。他们知道了上当当，不得不从原路退回去追赶我军主力，但是已经晚了。就在这几天中，我军主力在娄山关和遵义歼灭了敌人好几个师。

完成了阻敌任务，我们便在娄山关南板桥军团主力会合了。在这里，我们接到了军委表扬我们以极少代价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的电报。李屏仁同志激动地说：“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指导，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，没有灵活的战略战术，没有整编，哪有我们的胜利。”

三

我军在娄山关和遵义的伟大胜利，大大地震慑了敌人。他们在云、贵、川边境，大修碉堡，构筑封锁线，不敢轻易与

我军交锋。为了调动敌人，选择更有利的路线北上入川，三月底，我们又以突然的动作，再渡乌江。

我团继续担任后卫，随主力部队绕过贵阳，趋黔南，折而向西径奔昆明。一路上，全团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。从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，这个团经常担任后卫，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愉快。那时候夜间行军白天战斗，敌人紧紧咬住屁股，吃不上饭睡不着觉。每天夜里走走停停，有时只走十来里路。天一亮，吃饱了睡足了的敌人顺着大路又撵上来，于是左边打，右边打，后边也打，实在被动得很。而现在，我们虽然还是后卫，但敌人主力却被甩得远远的，每夜行军八九十里，天亮进入宿营地以后，立即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作战目的，调查当地土豪劣绅的罪行，召开群众大会，发动劳动人民开仓分粮。新的胜利更加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勇气和信心，就连那些伤病员也不愿轻易让别人帮助，坚持自己背着东西行军。一天，我向一个因病掉队的战士不能随队前进，他笑了笑说：“要是几个月前我早垮了，那时心里不明白啊！现在明白了。跟着党走没有错，这点病不算什么，一定能胜利地走到新的根据地！”

四月底，我们来到云贵边界，乘滇军东调云南空虚向昆明疾进，又转向金沙江，在皎平渡开始北渡。为掩护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，我五军团奉军委命令在石板河一带布防阻击敌人。

石板河背靠一座六十里下五十里的大山，山那边就是波涛翻腾的金沙江。军团长董振堂同志看过地形，高兴地对我们说：“虽然敌军可能把主力调来攻打我们，但没什么了不起。我们采取节节抗击的打法，这座山就会给我们帮个大忙。”他指示我们既要完成任务，又要爱护战士，尽力减少伤亡；要把兵力分散配置，占领山前高地和纵深各制高点，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，如有可能还可在夜间袭扰敌人。

我军到达石板河三天以后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主力吴奇伟部才急忙赶来。在遵义他被我一、三军团吃掉一个多师，这回异常谨慎小心。进攻前先以炮火猛烈轰击我军防守的山头。我们从指挥阵地向下望，只见在炮火掩护下，敌人在我阵地前展开，按照他们条令规定的动作进攻，一步步接近我军阵地。当炮火一停，敌人快冲到前阵地时，我们在炮火烟雾中突然向敌人投出一排排手榴弹，打得敌人屁滚尿流。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打败后，接着又是第二次、第三次猛攻。我们的前阵地，完全被烟雾笼罩着。正在这时，前面派人报告战斗情况说：“由于分散配置（每个山头上不过一二十人），因此敌人轰击虽然很凶，但我们仅轻伤数人，坚持战斗，歼灭敌人很有把握。”听到这个报告，我们真感到上级指挥的英明。

敌人的进攻持续着。我军按预定方案，不断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，争取到一定的时间后，再主动撤出战斗。敌人在我顽强灵活的阻击下，每天最多也只能前进七八里。打到第五天，敌人两个纵队云集山下，形势顿觉逼人。就在我们撤到最后一线阵地的时，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李富春同志来到我们五军团。他告诉我们说：数万红军正依靠几只小船，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日夜渡江。现在已渡过三分之二，只要我们能再坚守三天三夜，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即要宣告破产。最后，李富春同志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：“毛主席要我告诉同志们，中央相信五军团是能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任务的！”

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立即派出干部分赴各阵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。毛主席派李富春同志来到前线的消息传到哪里，哪里的战斗情绪就更加旺盛。战士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人在阵地在，坚决完成任务！”“告诉党中央和毛主席，就是五军团打光了，也要掩护主力安全过江。不要说三天三夜，就是十天十夜也守得住！”

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指示和关怀，在广大干部和战士中，化成了无比坚定顽强的战斗力量。我们团长、政委和机关干部都到前沿阵地上和战士们并肩战斗。地形对我们也十分有利，我们一个排一个连守一个山头，敌人一个团都攻不上来。我在那个山头迎敌是个陡坡，“之”字路在这陡坡上盘旋而上。敌人一打炮，我们就在背敌面休息，有的人还不慌不忙地数着敌人打来的炮弹，这些炮弹都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的山沟里。当敌人炮火一停，我们就迅速跃上山头，把手榴弹和石头甩向敌人。刹那间，手榴弹在敌群中不停地爆炸，巨大的山石自天而降，在敌群中滚动。敌人真被吓破了胆。一个被俘的敌兵说：“遇上石头，保准砸得焦头烂额，到阎王爷那里也不光彩！”

我们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地战斗着。七天、八天、九天过去了，阵地仍在我们的手里。第九天傍晚，我们接到了中央要我们撤到北岸布防的命令。在战斗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把伤员全部送到后方，因此接到撤退的命令以后，便一口气跑了五十里赶到江边，在夜色中全部渡过了金沙江。过江之后，我们立即烧掉了曾渡过红军千军万马的几只小船。第二天，敌人也来到了金沙江畔，可是他们只好望着波涛汹涌的金沙江水，徒唤奈何了。至此，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穷凶极恶的围追堵截宣告破产了。金沙江以其永恒的生命成为历史的见证。

过江后的第三天，我们在会理附近和一、三军团会合，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。黄镇等同志编了个活报剧叫《一只破草鞋》，由军团的“猛进”剧团在晚上演出。这个剧歌颂了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军，如何在艰难危急的情况下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，也讽刺嘲笑了敌人在蒋介石指挥下，数十万人马，跋涉数千里，尾追我军来到金沙江边，却毫无所得，只拾到我们战士穿烂了的一只破草鞋。

一九三五年的春天，是个胜利的春天。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从此，遵义会议的光芒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。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
张南生 出生于1905年，福建连城人。文中身份为国家政治保卫团团长，红5军团第13师37团政治委员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军区副政委、顾问。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1989年逝世。



## 长征

第4738期



日前，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组织官兵前往遵义会议会址参观见学，引导官兵从红色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。肖静摄